

解莊

宇津木益夫解

内篇

卷七

仁13

704

7

門仁
號 104
卷 1

解莊卷之七

內篇大宗師第六

尾張

宇津木益夫天放解

按外篇天地篇曰。泰初有無。無有無名。一之所起。有一而未形。物得以生。謂之德。未形者有分。且然無間。謂之命。留動而生物。物成生理。謂之形。形體保神。各有儀則。謂之性。性脩反德。德至同於初。同乃虛。虛乃大。合喙鳴。喙鳴合。與天地爲合。其合緡緡。若愚若昏。是謂玄德。同於大順。此數句。究極道德性命生形之根宗也。前篇既曰。德有所長。而形

明治三十八年
十月十八日
購求

有所忘。結以惠子答問。其形與貌。自天道賜之。能盡形貌之所以然。則德至同於初者。自備於我。無與無名。自根本說出也。老子字之曰道。強名之曰大。皆根本一之未起之時也。蒙叟謂之大宗師。與泰初大順。皆強名之者也。人若欲踐實地。則先自物成生理之形。而下工夫。認得真君成心。脩之習之。以明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性。而推之究之。以復歸物得以生之德。其德成熟。則同於泰初。是乃虛大之地。大宗師之所以爲大宗師也。玄德大順。亦此大宗師之地位也。世之學道者。不盡形體

之儀則。所以保神脩性。未嘗推究焉。大早計之於思慮之上。以爲德如此。而道亦如此。口惟唱古人之成語。而未嘗知道德之實爲何物。浪生浮死於文字章句之間。而與草木同朽。天賜之形。道賜之貌。使如此高賜。永委於塵土。不亦惜乎。切冀學道之人。焦心煎肝。以盡道德之蘊。則蒙叟必當拍手感歎於千歲之上。此篇首章言天人之所爲。末章言命。中間有情有信一段。并副墨洛誦之階級。悉皆精到。讀者當盡心也。

知天之所爲。知人之所爲者。至矣。知天之所爲者。天

而生也。知人之所爲者。以其知之所知。以養其知之
所不知。終其天年。而不中道夭者。是知之盛也。雖然
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後當。其所待者。特未定也。庸詎
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。所謂人之非天乎。且有真人
而後有真知。

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。天固自然而無所不
爲也。然其所爲乃無爲也。則必合之於人爲。而後
盡人事。而天理自發見。故曰至矣。何謂知天之所
爲。隨性之自然而不益生也。故曰天而生也。何謂
知人之所爲。其知之所知。盡人爲以合天。順其自

然。其知之所不知。委之於命。而從容俟之。命者。壽
之長短。形之好惡。窮達貧富之類也。故其所知。明
而易盡。其所不知。養而安之。如此則我天命兩全。
而終所受之天年。不中道夭也。是知之登假於道
者也。故曰知之盛也。若妄作爲以爲知。中道夭折
者。所謂益生之徒。而既不能知其所知。又不能養
其所不知。可謂知乎。雖然有患。此一句醒語。學者
當須子細揣摩也。所謂知天知人之知。雖未盡其
實踐。而參之思慮。而想像之。則似有如宜然者。此
知有所待而後當也。行密眼明。而知當其所待。則

知之盛可庶幾也。其所待者特未定。則以大早計。計較卜度。而知天知人而已。是知之所以爲患。而徃徃稱識者之人。半醒半夢。而終其身者。亦不少矣。何者。稱天稱人。其文字語義雖異。徵諸事實。則人爲亦不出於天爲之外。天爲亦在人爲之中。而運行周流矣。是以天爲與人爲之判。何以徵之。間有誤天爲人。誤人爲天者。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。所謂人之非天乎。此非天人之判。瞭然於目下者。則不能語之書之也。蒙叟之胸次。實不可測量也。然則其知之盛。不能盡之。無知之者乎。

曰有焉。故曰有真人。而後有真知。此始免其患者也。真人之知。有所待當者耶。將其所待定者耶。知之。所待何物。何以謂之當。謂不當。非真知之人。不能復知之也。此篇開卷第一義。當透明以及下章也。百零五言。

何謂真人。古之真人。不逆寡。不雄成。不暮士。若然者。過而弗悔。當而不自得也。若然者。登高不慄。入水不濡。入火不熱。是知之登假於道也。若此。古之真人。其寢不夢。其覺無憂。其食不甘。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。衆人之息以喉。屈服者。其嗟言若哇。其耆欲深者。

其天機淺。

夫人欲發真知。則當先知真人。欲知真人。則以其真人之行履。以爲己之所行。則真知自發見耶。故自此以下。說真人之所以爲真人。以示學者。能體真人。而後當發其真知也。古之真人。不逆寡。寡者。薄約之義。又不足之意。逆者。順之反。又迎承之義。凡事物之薄約。世人必欲其豐滿也。此逆薄約而順豐滿。真人則不然。又己窮乏不足。則必有迎合奉承之意。真人則不然。成者豐滿全備之義。雄者矜伐自滿之意。必知事成養足爵祿併至。則有自

矜伐以爲功之心。真人則不然。故曰不逆寡。不雄成。寡亦順受。成亦謙承。而窮通兩不涉意也。不謏士謏謏同。謀也。士事也。古字通用。不謀事者其成敗一任天而已。何謀之有。此真人平生之受用。異於衆人者如此。若然者。窮通成敗。聽於天而自己不與。此知天之所爲。知人之所爲者也。故雖有過誤。不出窮與敗之外。故曰過而弗悔。雖當而得其時。不己以爲得。故曰當而不自得。是亦不出通與成之外也。得失亦信天而不疑也。若然者。外物不能傷之。所謂莫入而不自得者也。此天定而命亦

定故也。夫登高入水入火。三者人情之所甚危。而真人處之漠然。不以介意。故不慄不濡不熱也。此知天知人之至極。而其知天人之知。上達而登到於道也。故曰此知之登假於道也。若此矣。道者。乃大宗師也。其知與道合真也。非見聞之知也。心無思索。故魂不交于物。故其寢所以無夢也。知天之所為。而應人之所為。故神定不役于物。其覺所以無憂也。味乃舌受。舌受味則必起識知。而有甘苦之別。好惡之辨。其食不甘者。味味而不味於味也。此言雖至近。非實踐之人。則不能知舌受之旨也。

心有靜憤。氣有深淺。真人性定于內。故出入之息。常歸其根底。踵乃根底也。陸云。玄家所謂命蒂是也。故曰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。衆人反之。息以喉也。此心不攝于內而躁憤。則氣亦與之俱憤躁。嗌音益。又音厄。哇吐貌。謂其言在喉舌間。吞不下吐不出。支吾調弄也。與人談論。心無定見。見無定理。則見真人而心自屈服也。夫言者。心聲也。心屈則言亦屈。故曰嗌言若哇。此分明寫出一個屈服的樣子。此皆不能忘心於外物。而馳念於多欲也。多欲之人。易為外物所誘。而視聽言貌。看看浮淺。

機者發動所由。凡性形生神皆屬天機。非人爲也。得其養者。沈機定重。湛乎若淵。老子所謂微妙玄通。深不可測者是也。其天機淺者。皆爲外欲所誘也。此條一字一語。深徹根宗。玄妙不可言也。百零四言。

古之真人。不知說生。不知惡死。其出不訢。其入不距。脩然而往。脩然而來而已矣。不忘其所始。不求其所終。受而喜之。忘而復之。是之謂不以心捐道。不以人助天。是之謂真人。

上文已說天然之機息。靜而發於踵者。再言死生

無變於己之旨。故曰不知說生。不知惡死。能知死生無變於己。則死猶生也。何說何惡。死生無介於其意。故所以不知也。若但言不說生不惡死。則猶其心不忘死生。不知故。無說惡之念也。既無說惡。則與往來出入何異。故其出不訢。訢欣同。其入不距。距逆也。脩然往來而已。脩然倏忽之義。往來不滯也。此人在生而不知生。故有生之時。常無快樂之甚。又無戚戚不滿之意。惟以未始有始爲行履。此自傍觀之。則似不忘其所始者。若以其所始爲念。則當求其所終。以速復其所始也。不然故。又不

求其所終。則其所始非強不怠。唯無念於出生入死而已矣。有生之時。受形而喜之。入死之日。忘其生而復之。此乃不訢出不距入之意也。是乃與道合真。與天同行。逍遙于出入往來之中。而不爲往來出入所大闕者也。此死生無變於己之徵也。若以脩求證。欲以免生死者。猶未能出離生死。心涉二端。故也。是皆以心捐道。以人助天。此皆今之畏生死。而求修證者而已。其志雖可美。而非究竟之地。安得窺真人之域乎。不以心捐道。不以人助天。而後謂之真人。六十七言。

若然者。其心志其容寂。其顙顙。淒然似秋。煖然似春。喜怒通四時。與物有宜。而莫知其極。

此下諸本有故聖人之用兵也。亡國而不失人心。利澤施乎萬世。不爲愛人。故樂通物。非聖人也。有親非仁也。天時非賢也。利害不通。非君子也。行名失己。非士也。亡身不真。非役人也。若狐不偕。務光。伯夷。叔齊。箕子。胥餘。紀他。申徒狄。是役人之役。適人之適。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百一言。不與前後文脉相照應。且其意大異於真人之行履。恐是他篇錯簡。故不取。唯存以俟他日之考耳。

承上文而言。若然者。其心志。志者。心之所之也。匹夫不可奪志。此其心定靜。而不爲物所奪也。一本志作忘。其意不通。雖然。前篇誠忘之意耶。心有所定。則其容貌。寂而清靜也。心定容靜。其歡喜可知。故其顙顙。顙去軌反。寬平貌。無慘戚也。此言其心志一。而死生無變於己。其容貌寂靜。萬感不能撓。淒然似秋。滋味冷澹。威肅嚴然。煖然似春。意思溫和。面色融然。煖音暄。喜怒通四時者也。上已言春秋不言冬夏而言喜怒通四時者。所謂發而中節。謂之和之義也。喜怒哀樂。不私發。與四時爲宜也。

故曰。與物有宜。而莫知其極。此真人之外貌。如此而推其所以然。則不如此而止也。以上之形狀。雖發見。而其未發見者。莫極也。喜怒通四時。與物有宜之句。諸解皆以爲聖人用兵之事。強解一百一言。其理雖有似者。此篇前後真人。而非聖人。且賢君子士人等。前後無著落。讀者察諸此條舊一百三十五言。除百一言。則今三十四言。古之真人。其狀義而不朋。若不足而不承。與乎其觚而不堅也。張乎其虛而不華也。邴邴乎其似喜乎。崔乎其不得已乎。濔乎其進我色也。與乎止我德也。厲乎

其似世乎。警乎其未可制也。連乎其似好閑也。悅乎忘其言也。以刑爲體。以禮爲翼。以知爲時。以德爲循。以刑爲體者。綽乎其殺也。以禮爲翼者。所以行於世也。以知爲時者。不得已於事也。以德爲循者。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。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。

復舉古之真人。以極盡其形容。狀行狀也。其行狀。與物有宜。而非朋黨也。言與人以義。而不黨比也。又常謙而下人。非不足以奉承於人也。上文不逆寡之義。與乎。與容與同。從容自得貌。觚者。方器也。方者易割。廉者易剝。真人則所守方。而無固執也。

虛者易浮。華者少實。張大也。虛大之意。真人虛大無心。而有實也。邴邴喜貌。崔者下也。真人邴邴似喜。而不得已。下就應之也。悶然而應之意。濬者聚也。進我色者。容色日進。聚其充粹也。與乎止我德者。從容其德日止也。所謂虛室生白。吉祥止止之止。而止我至德也。不復外馳之意也。厲者。威嚴不可犯也。似世人之矜持者。而其警乎高大放縱。不可以風俗繫也。故曰警乎未可制也。然真人不求出于世。括囊以潛伏不售。故曰連乎其似好閑也。連者。撿括之意。此非緘口而不欲言也。其實悅乎

俯下而忘可言之言也。悅亡本反。俯下貌。肅齋首書云。悅廢忘也。以刑爲體。格律津津。無私怒也。以禮爲翼。事君盡禮。無私諂也。以知爲時。生時於心。無私接也。以德爲循。和而不唱。無私得也。無私怒。故殺而不怨。其殺所以綽乎也。無私諂。故柔和謙退。所以輔翼人道而行於世也。無私接。故不得已於事。而知發於時也。無私得。故群德自循。而俱登假於道也。何者。既謂之真人。刑禮知德。是其緒餘而已。知己登假於道也。丘小山也。有足而至小山。言其易到也。是真人不勞而假於道也。何如勞苦

而行之哉。人見其刑禮知德。無一不精到者。以爲真人實勤苦以行之者也。不知真人之全體。非旁觀之所得而知也。刑禮知德者。真人之用。而非其實體也。自首章至此。形容真人之所以爲真人。至矣。盡矣。人能體真人。則自當發其真知也。須焦心定慮以下工夫也。百五十六言。故其好之一。其弗好之一。其一也。其一不一也。其一與天爲徒。其不一。與人爲徒。天與人不相勝也。是之謂真人。

至是方發出真人不知悅生惡死之故也。好即悅

也。弗好即惡也。所謂物視其所一。而不見其所異也。所異即不二也。其一與不二皆一也。其一者何也。貫條死生不可者是也。不二者。不可死生。是也。非一則不知不二。非不二。則不知一。其一與天爲徒。其不二與人爲徒。非人則不知天。非天則不知人。有人而不知天。則人非其人。有天而不知人。則天亦非其天。天人相待。而不相勝。則天即人。人即天也。此所謂有真人。而後有真知者。是也。於是乎。知天之所爲。知人之所爲者。至矣之語。可以徵也。故曰是之謂真人。四十六言。

死生命也。其有夜旦之常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與。皆物之情也。彼特以天爲父。而身猶愛之。而況其卓乎。人特以有君。爲愈乎己。而身猶死之。而況其真乎。

上言一與不二俱一。則死生一貫。可不可一條之旨。既瞭然也。此條又就形軀而言。死生命也。此與論語同也。其死生有命。猶天之有晝夜也。其有夜旦之常天也。其晝夜死生之大數。非人力之所與也。皆眼前歷歷。萬物之實理也。故曰皆物之情也。情實也。此箇實理。根於未始有物之先。而行乎死生晝夜之中。爲天人之主宰。而條貫萬化萬變之

中也。世人有志者。特以父爲天。而愛之。爲天尊崇之至也。此雖愛之。身沒則其愛亦滅。夫事君者。知君之愈乎己。而奉身以死之。人爲君父。不惜其身者。以其無私也。而況貴於君父。而其卓乎。其真乎。卓者。獨立無所倚。而條貫死生晝夜者。是也。真者。九骸六藏之中。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者。乃真君也。今以君父。爲至尊至親。以身愛之死之。況尊於君。親於父。而卓乎真乎者乎。不可不愛之親之者也。五十九言。

泉涸魚相與處於陸。相呴以濕。相濡以沫。不如相忘

於江湖。與其譽堯而非桀也。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夫大塊載我以形。勞我以生。佚我以老。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。乃所以善吾死也。

夫卓也。真也。一也。道也。大宗師也。所謂不可須臾離者也。猶魚之有水也。泉涸則水處乍作陸。相呴濡雖以濕沫。而暫時之振貸。徒勞形心以相救耳。其枯死可立而待也。不如在江湖相忘之愈也。人若離道而相親。則其雖通財救難。無所不至。而本是離道。而處利名是非之陸。其相惡相嫉之念。隨而生。其親救。乃暫時之情態耳。不如體得其卓者。

真者。而不相親救也。呂註云。性命之源。潤。處乎人
偽之陸。而响濡以仁義之濕沫。不若相忘于道術
之江湖。而不知死生聚散也。蓋悅生惡死者。情也。
無死無生者。道也。譽堯非桀。亦善惡之情而已。知
兩忘非譽而化其道。則所以忘死生者。未始不同
也。夫大塊之載我也。形生老死。皆我也。載勞佚息
四者。雖轉變。我未始不我。我奚悅惡之哉。人力毫
無所與。此乃兩忘而化其道也。忘而化。則形生乃
善也。形生之善。乃老死之所以善也。蓋死生有命。
雖不一定。我忘而化其道。則未嘗不一也。學者當

精心理會也。所以解帝縣而登假於道者。實不外
於斯矣。禪家所謂最上乘。豈他求哉。七十言。

夫藏舟於壑。藏山於澤。謂之固矣。然而夜半有力者。
負之而走。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。猶有所趣。若夫
藏天下於天下。而不得所趣。是恒物之大情也。特犯
人之形。而猶喜之。若人之形者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。
其為樂可勝計耶。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得趣而
皆存。善夭善老。善始善終。人猶效之。又況萬物之所
係。而一化之所得待乎。

夫人能兩忘。而化於道。則此能遊於物之所得

遯而皆存者也。皆存者。貫壽夭始終而言也。人處造化中。欲遯造化之變遷。猶藏舟於壑。藏山於澤。謂之固矣者也。凡天下之物。有藏必有遯。遯則不存矣。此世人執私見。往往認物以爲己有。舟山澤入壑。以爲不遯之物。可藏之地。形質豈有不化之理哉。不知夜半有力者。負之而走。夜半不明見之時。昧者熟睡不覺者也。未嘗知造化密遷。冥樞潛運。寸晷不停。山澤舟壑俱化滅也。藏小物於大地。其用心至矣。似其宜。然猶有所遯也。若欲得無所遯。則當藏天下於天下也。此恒物之情實。而真無所

遯矣。人身固未免隨化而遷也。顏色形態。皮膚爪髮。無日不異。無月不變。此乃犯人之形。而猶喜之。犯字奇。不隨形而養之。而有縱嗜欲而速死亾者。有專吐納而求年壽者。皆以私念犯形者也。犯而喜之。不亦愚乎。假令不犯。此形萬化。而未始有極。則犯而喜之。其樂可勝計哉。人形之虛幻。如朝露。如浮漚。何樂之有。故聖人將藏天下於天下。遊於物之所不得遯。而皆存。此稟人之形。不犯而隨變化。鼠肝蟲臂。唯其所之。未嘗容一介于其間。其形雖萬化。而其真未嘗變。此乃所以遊於物之所不

得遯也。形雖夭。其真不夭。形雖老。其真不老。形雖有始終。其真無始終。此於形認其真者。而猶且善。矢善老善始終。雖非譽堯非桀之流輩。尚未能兩忘而化其道者也。然人猶效而學之。又况萬物之不可須臾離。而因以係命。一化之所待以生者乎。此謂之道。謂大宗師。謂卓謂真。此乃遊於物之所不得遯。而皆存者。是也。百二十八言。夫道有情有信。無爲無形。可傳而不可受。可得而不可見。自本自根。未有天地。自古以固存。神鬼神帝。生天生地。在太極之先。而不爲高。在六極之下。而不爲

深。先天地生。而不爲久。長於上古。而不爲老。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。伏戲得之以襲氣母。維斗得之。終古不忒。日月得之。終古不息。堪坏得之。以襲崑崙。馮夷得之。以游大川。肩吾得之。以處太山。黃帝得之。以游雲天。顓頊得之。以處玄宮。禺強得之。立乎北極。西王母得之。坐乎少廣。莫知其始。莫知其終。彭祖得之。上及有虞。下及五伯。傳說得之。以相武丁。奄有天下。乘東維。騎箕尾。而比於列星。

至是方說出大宗師也。老子曰。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。強名之曰道。大道本無名。人強名之而已。雖無

名。有情有信。齊物論曰。可行己信。而不見其形。有情而無形。耳目得之而視聽。手足得之而運動。豈不有情乎。寒暑得之而往來。萬物得之而生成。豈不有信乎。情者實也。靜之動也。信者動之符也。然欲求爲之者。不可得也。此無形無爲故也。必得師傳。方有契悟。或不言而喻。或目擊而存。以心契心。昭然而合。是可傳可得也。然無爲無形。則不可受不可見。不可受不可見者。何以可傳可得也。曰有情有信故也。十二時中。歷歷於目前。然非師示。不能證之。此可傳也。本來無得無失。然一旦迷失之。

後復歸於斯。方覺有所得。此可得也。其可傳而不可受。可得而不可見。當於言外認其實體。若以言詮解之。則愈言而愈遠。自非超越軀殼而死生無變於己者。豈能得其親密哉。老子曰。恍兮惚兮。其中有物。杳兮冥兮。其中有精。其情甚真。其中有信。先聖後聖。其論道若出一口。學者宜致其精微也。萬物之生。未嘗無本根。此則未嘗生。未嘗死。爲萬物之根本。故曰自本自根。以此爲本根。無生此之本根。萬物因天地而生。此則未有天地之先。自古固存。鬼帝亦得此以神也。鬼帝不得此。則何以有

神靈也。天地亦因此而生。故在太極之先而不高。太極亦因此而生。六極九泉之下。陸云。佛書中所謂風輪持之。九地之最深處也。以六極為六合者。非也。高深言其形。久老言其時。先天地生。長於上古。即未有天地。自古以固存之義也。古之聖人。雖隱顯出處不同。而未有不得此真而為聖者也。非特狶韋氏以至於傳說而已。道為天下母。自天而下。未有不得道而立德者。非特維斗日月而已。此其所以為大宗師也。是道也。帝不得。則不可以為帝。鬼不得。則不可以為鬼。日月星斗山川不得。不

可以為日月星斗山川。仙真賢聖不得。不可以為仙真賢聖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。地得一以寧。神得一以靈。谷得一以盈。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。此段屬辭比事。更以奇特也。狶韋古之帝王。挈天地。素問所謂提挈天地。把握陰陽者。是也。謂提乾坤以整齊世界也。襲氣母。老子所謂天下有始。以為天下母。襲取而有之之義。即食母守母也。維斗。四維斗星。不忒者。不易其度也。日月不息。不晦其明也。北斗天之綱維。故曰維斗。又為衆星綱維。故亦曰維斗。終古不忒。不移其座也。堪坏。崑崙山神。或

曰堪。堪輿之堪。坏土也。即地神。清冷傳曰。馮夷。韋陰潼鄉隄首人。服八石。得水仙。是河伯也。肩吾。解在逍遙遊。黃帝白日升天。乘雲駕龍而去。顓頊。黃帝之孫。商陽也。亦曰玄帝。年十二而冠。十五佐少昊。二十即位。採羽山之銅爲鼎。能召四海之神。有靈異。年九十七崩。得道爲北方之帝。玄北方之色也。故曰處玄宮。山海經曰。北海之渚有神。人面鳥身。珥兩青蛇。踐兩赤蛇。名禺強。簡文云。又名禺京。是黃帝孫也。按顓頊與禺強俱是黃帝孫。顓頊亦曰玄帝。爲北方之帝。故以其色所處曰玄宮。禺強

亦立乎北極。諸解亦爲北方之神。同在北方而有帝與神之異歟。西王母。瑤池仙長。少廣宮名。彭祖壽八百歲。上自有虞。下至五伯。傳說。商武丁之相。星精也。其星在箕尾上。然箕尾則二十八宿之數。又維持東方。故曰乘東維。騎箕尾。此與角亢氐房心吾之星。比並行列。故曰比於列星。此條極言。道無物果而不得。貫天地古今萬物。而歷然者也。凡說道者。未見如此奇特也。儒佛者棄而不取者。因不知其真也。不知其真者。僞心爲之崇歟。二百十言。南伯子葵。問於女偶曰。子之年長矣。而色若孺子。何

也。曰吾聞道矣。南伯子葵曰。道可得學乎。曰惡惡可。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。而無聖人之道。我有聖人之道。而無聖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。庶幾其果爲聖人乎。不然以聖人之道。告聖人之才。亦易矣。吾猶守而告之。三日而後能外天下。已外天下矣。吾又守之七日。而後能外物。已外物矣。吾又守之九日。而後能外生。已外生矣。而後能朝徹。朝徹而後能見獨。見獨而後能無古今。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。殺生者不死。生生者不生。其爲物。無不將也。無不迎也。無不毀也。無不成也。其名爲撝寧。撝寧也者。撝

而後成者也。南伯子葵曰。子獨惡乎聞之。曰聞諸副墨之子。副墨之子。聞諸洛誦之孫。洛誦之孫。聞之瞻明。瞻明聞之聶許。聶許聞之需役。需役聞之於謳。於謳聞之玄冥。玄冥聞之參寥。參寥聞之疑始。

上文既說盡道之蘊。以示學者。此條言道不易聞。尤不易傳。再言所以難聞難傳之故。以使_下人外天下外物外生。而聞之傳之體得之。實無隱之要。莫過焉者。學者當須知此外更無秘密之義。以竭_中才力也。若有所立而卓爾。則方知蒙叟之不欺人也。南伯子葵。即南郭子綦也。夫人聞道。則哀樂不能

入。此乃所以年長而色若孺子也。有聖人之道者。得其大本大宗也。有聖人之才者。以是道推行於天下國家也。才指才力。所以資藉運量。以行之於天下國家者也。使有其才者聞此道。則其果爲聖人乎。有道無才。有才無道。則偏缺必不成。吾欲教之者。庶幾使其爲聖人也。告其道於有其才者。乃似不難也。此言不教而直告之也。使彼爲聖人乎。未可知也。不然必教之。以次第階級。而後漸進以成其道者也。不然二字。大有深意。故注疏解此義曰。庶慕也。幾迹也。果決也。夫上士聞道。猶藉勤行。

若不勤行。道無由致。是故雖蒙教誨。必須修學慕近玄道。決成聖人。若其不然。告示甚易。爲須修守而告之也。然女偶久聞至道。內心疑寂。今欲傳告。猶自守之。況在初學。無容懈怠。但口說耳聞。示何益。是非知之難。行之難也。蓋有其道矣。有其才矣。猶未可教也。故守之。三日。七日。九日。審其果能忘天下忘物忘生。然後教之。此非徒重其道。不如是。則雖有才不熟。不熟則無益也。外字遺忘之義。三七九之數。人人各異。三日。三月。三年。但在其人有遲速也。七九亦然。此其工夫。由粗至精也。已外天。

下。遠而疎。外物稍近而漸親。外生至近而至親也。外生即喪我也。脩熟至喪我。則從前沈冥於軀殼。而昧昧茫茫者。清徹透明。如平旦。故曰朝徹。朝徹既熟。又進一層。則見獨。見獨者。人不見而已獨見之地也。又進一層。則能無古今。所謂獨往獨來。不逐世數而遷流也。言古往今來。亦現於吾見獨之中而已。既無古往今來。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。一點靈光。不隨色相而存滅。此不死不生。即死生無變於己之徵也。此七能字。非可易至。故教之者。亦守之。逐層有序。不敢踰節而施也。既明觀。不死不

生之當體。即是太宗師之當體也。一任其道。不毫雜人力。是以殺盡吾生。則主吾生者。活潑不死也。不之知者。以長生久視為是。益於有生之外者。本體既死滅也。殺其生而不顧。則本體未嘗死滅也。其為物。即是不死不生之物也。此物將迎成毀。無入而不自得也。其名為櫻寧。櫻寧者。櫻而後成者也。此物本無將迎成毀。雖通為一。而磨鍊不十成。則為其成毀將迎所擾。櫻而不能自得也。經千磨百鍊。而後始得寧靜。故曰櫻而後成者也。此經歷三七九之數。外天下及物與生。至朝徹見獨。無古

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也。不徒不能殺生動則生生者不少矣。故經許多鍊磨而後方得成道矣。其難能可察也。子葵復問聞道之師。女偶再說下工夫之旨。以示之曰。聞諸副墨之子。以下舉九聞字。對前七能字。以示反覆磨鍊脩熟之深旨。不如是則道必難成也。階近以及遠。研粗以至精也。副墨文字也。文武之政。布在方策。乃道載文字也。先讀其文而熟。則背文而誦。洛誦羅絡誦讀也。又包絡而誦之也。自文字生讀。自讀生誦。猶人生子孫也。故曰副墨之子。聞諸洛誦之孫。自讀至誦。則文

義既通。文義既通。則方知此道之所由出。謂之瞻明。審瞻道之本原也。道之本原。既瞻而明。則凡見聞覺知之所發。心意識情之所感。無非道之用。此目聶而心許之也。聶攝同心許之。心肯之也。見道明白心肯之。則當徵之實踐也。手持足蹈。眼見耳聞。以至進退行止。皆是需真君之役者也。故謂之需役既行之其身。則心廣體胖。一切喜怒哀樂。不能擾其方寸。嗟歎其快樂。而不覺發之詠歌。謂之於謳。自副墨至於謳六階。猶會之於思慮之上。而可知也。至此則十有五。未得謂得未證。謂證而

往往流入於差路邪徑。而不自知者。亦多矣。於是當猛著精采。其於謳者。此何物。推究既極。則自副墨。至於謳之六階。咸是情識之去來。而非其真也。再三推究之。識情茫茫。無跡可尋。心境俱寂。而無寂可倚。寂既不倚。則動靜兩洞明。而無聲無臭。其源底虛廓。而不可測也。老子所謂微妙玄通。深不可測者。是也。故謂之玄冥。既玄冥不可測。則所推究之情識。總是用不着。不知不識。情識潛跡。無有焉。其玄冥不可測者。亦無影響之可求。一切悟解了知。滌除。而無有子遺也。此謂之參寥。或曰通雅。

云。參高也。寥曠也。高曠猶以思慮計之。似有高遠曠莫者。思慮永休。而無計高曠者。謂之高曠。此參寥之真也。參寥既明。則身心兩打失。而無始無終。無貫始終者。無推究者。無被推究者。所謂泰初有無。無者是也。然則疑於有始。其有始也。未始有始者。此其始也。故謂之疑始。自玄冥至疑始。三階實無。無之要旨。諸解皆以意測之。以爲得其義。然皆無明解。但謂道理得之言語文字間。而領之以心。會之以神。漸進而深也。似則似矣。是則未是矣。其工夫之深密。猶水之盈科而進。每一聞。必有推究。

其聞處而後進者也。諸解之於要旨。未夢見者也。此段脩道之深密。秘密不可得輒聞者也。蒙叟不惜。而告之於大方。其德澤幾何也。聖賢之用心。可仰可尊也。此自下而上進。積習而成道者也。若於聖賢分上。則始自疑始。而至參寥玄冥。此神之靈耀。而威而不猛。恭而安之形狀也。而發之言語。見之行儀。他人目攝而心許之。審瞻其人之所以如此。而褒之誦之。筆之於書。以傳于後昆。後昆視之。經九聞之階級。而優入聖域也。大矣哉妙矣哉。天地間未嘗見如此之事實文章也。二百九十七言。

子祀。子輿。子犁。子來。四人相與語。曰孰能以無爲首。以生爲脊。以死爲尻。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。吾與之友矣。四人相視而笑。莫逆於心。遂相與爲友。俄而子輿有病。子祀往問之。曰偉哉夫造物者。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曲僂發背。上有五管。頤隱於齊。肩高於頂。句贅指天。陰陽之氣有沴。其心閑而無事。跼蹐而鑑於井。曰嗟乎夫造物者。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。子祀曰。女惡之乎。曰亡予何惡。浸假而化予之左臂。以爲雞。予因以求時夜。浸假而化予之右臂。以爲彈。予因以求鶚炙。浸假而化予之尻。以爲輪。以神爲馬。予因

而乘之。豈更駕哉。且夫得者時也。失者順也。安時而處順。哀樂不能入也。此古之所謂縣解。懸而不能自解者。物有結之。且夫物不勝天久矣。吾又何惡焉。

上文已以七能九聞。未脩習之次序。此條以四人喻死生存亡之一體。因上文而發明其旨也。以無爲首者。自未始有始說起。以生爲脊者。一受其成形。不亡以待盡也。以死爲尻者。指窮於前薪也。一體而備死生存亡者。此何者。非一貫死生。一條不可者。不能體此也。首脊尻。只是首尾始終。凡物始於無。終於無。其生其死。一念之起滅。一氣之往

來耳。苟入於不死不生。則其所存。豈在七尺之軀哉。於是四人相與契悟。莫逆於心。遂爲友矣。俄而子輿病僂。子祀問之。子輿曰。偉哉。夫造物者。歎造物之掌萬化。而不有極也。獨見曰。推骨二十四節。拘拘。攣曲之甚。將者。恐自此更甚也。余謂造物者。使予如此者。將以此爲拘繫。使予以形軀顛蹶其心者乎。以拘拘爲拘攣似迂。曲僂發背以下病狀。與人間世支離疏同。但句贅作會撮耳。句贅。頂椎也。句猶言節也。推骨二十四節。其形如贅瘤也。此陰陽之氣。有沴亂而然也。雖然。子輿絕不介意。跼

躡鑑井。躡躡病不能行貌。其心閑而無事。故形雖病。心不病。此所以行而鑑井也。呂氏曰。鑑井。反照于性之意。前曰。偉哉。後曰。嗟乎。俱歎造物者非人力之所及也。子祀見其再歎。乃曰。女惡之乎。此疑忘死生存亡之一體。而為造物者所拘繫。為病僂所憂苦。而迷失其性。故有此問。朋友之相規可見。子輿固其心閑而無事。故荅曰。亡。予何惡。因說不惡之義。豈唯不惡病僂而已哉。造物者之偉。非人力之所及。唯任彼之所為耳。漸至而化。予左臂。以為雞。予因以求時夜。此造物者。本與我同體。既化

我為人。又病僂。為此拘拘。雖然。予不惡之者。有不變者。而與造物者同體也。因更化。臂為雞。則為雞之用。以求時夜。更化以為彈。則為彈之用。以求鶚炙。唯其所遇。而為其用而已。又更化。尻以為輪。以神為馬。則予因乘其車以行。更不用駕也。夫以尻為輪。則一身乃車也。以神為馬以行。則乘其車者。除神之外。更有何物。此當深致其意也。乘此車者。亦何形容。此實言詮不及。意路不到之地位。而非為文義理路。所拘泥者之所得而知也。蒙叟不言。余漫平地起波瀾。識者察諸。且夫得者時也。得者。

爲人爲僂爲雞爲彈。而各得其形也。失者順也。失者失其形。而復歸造物者也。此順其固然也。由是觀之。得者如失。失者似得。能明其旨。而處順安時。則哀樂不能入也。此古之所謂縣解也。養生主所謂帝之縣解是也。如此本來縣解。人人如此。然而懸而不能自解者。非物來而結之。則徇物以自結也。不能自解之自字。可玩味。本來縣解者。豈有物結之哉。外馳之念。行而結其物也。然林西仲云。病僂不能伸。爲陰陽氣所縛。猶有物結之也。與前篇縣解取義不同。又云。但以數十年寢食於莊。久已

稔其大旨。迄今論定。而段落字句之間。始無遺憾。噫西仲不知七能九聞之實地者。固宜矣。且縣解與前篇取義不同者。獨何也。不知蒙叟之旨。但剽竊前人之註解。以爲己註。其不襲前人者。遂與本文背馳。莊子因之杜撰。可以察也。且夫物不勝天久矣。天即造物也。萬物不勝造物。自古然矣。然則欲勝之。終不可得。則惡之亦何益。惡而無益。則不如不惡之愈也。二百五十九言。

俄而子來有病。喘喘然將死。其妻子環而泣之。子犁往問之。曰。叱。避。無怛化。倚其戶。與之語曰。偉哉造化。

又將奚以汝爲。將奚以汝適。以汝爲鼠肝乎。以汝爲蟲臂乎。子來曰。父母於子。東西南北。唯命之從。陰陽於人。不翅於父母。彼近吾死。而我不聽。我則悍矣。彼何罪焉。夫大塊載我以形。勞我以生。佚我以老。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。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大冶鑄金。金踊躍曰。我且必爲鏤鄒。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。而曰。人耳。人耳。夫造化者。必以爲不祥之人。今以天地爲大鑪。以造化爲大冶。惡乎往而不可哉。成然寐。遽然覺。

此條復發出所以安時處順者。子來將死。氣息喘

喘。子犁叱妻子。使避之。無驚。怛將化之人。怛當割切。丁割切。並音姐。驚也。懼也。倚戶語子來曰。造物又不知將汝化爲何物。將汝往何處。荅曰。父母之命。東西南北之從。況於陰陽造化乎。鼠肝。蟲臂。子平淵海曰。鼠無肝。字彙曰。有足曰蟲。無足曰豸。是蟲有足而無臂也。其化爲無物乎。其往無處乎。可謂造語出于人意表矣。彼近吾死。我不聽。則我有忤逆之罪。彼無罪。悍忤逆也。夫形生老死。大塊之所。以使我載勞佚息也。唯善生前。則死後亦當善也。今大冶鑄金作劍。其金踊躍曰。我必爲鏤鄒。大

冶以爲不祥。人亦然。將死曰：「人耳人耳。」夫造化以爲不祥也必矣。此必無之理。金必從大冶之所作。人必從造化之所爲。今以天地爲大鑪。以造化爲大冶。萬物皆從天地造化之所爲。則吾亦從之而已。鼠肝蟲臂。一聽其所爲也。故曰：「惡乎往而不可哉。」成然寐。成安也。成然寐貌。所謂全而歸之也。遽然覺。受而喜之耳。是所謂樂天知命而優遊者也。以寐覺換死生。洒脫可觀也。如釋氏輪回之說。以軀殼繫之。以下一陷三惡趣。急難脫其苦。而使人急急脩斯道。今蒙叟直說唯造化所命。不容捍拒者。

不立方便門。欲使人直入聖域。故也。此蒙叟喫緊爲人處。學者當立大志以發明之也。二百七言。

子桑戶。孟子反。子琴張。三人相與友。曰：「孰能相與於無相與。相爲於無相爲。孰能登天遊霧。撓挑無極。相忘以生。無所終窮。」三人相視而笑。莫逆於心。遂相與友。莫然有間。而子桑戶死。未葬。孔子聞之。使子貢往待事焉。或編曲。或鼓琴。相和而歌曰：「嗟來桑戶乎。嗟來桑戶乎。而已反其真。而我猶爲人猗。」子貢趨而進。曰：「敢問臨尸而歌。禮乎？」二人相視而笑。曰：「是惡知禮意。」子貢反以告孔子。曰：「彼何人者邪？」脩行無有。而外

其形骸。臨尸而歌。顏色不變。無以命之。彼何人者邪。孔子曰。彼遊方之外者也。而丘遊方之內者也。外內不相及。而丘使女往弔之。丘則陋矣。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。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彼以生爲附贅縣疣。以死爲決疣潰癰。夫若然者。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。假於異物。託於同體。忘其肝膽。遺其耳目。反覆終始。不知端倪。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。逍遙乎無爲之業。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。以觀衆人之耳目哉。郭云。夫體天地冥變化者。雖手足異任。五藏殊官。未嘗相與。而百節同和。此相與於無相與也。未嘗

相爲。而表裏俱濟。此相爲於無相爲也。若乃役其心志。以恤手足。運其股肱。以營五藏。則相營愈篤。而外內愈困矣。故以天下爲一體者。無爲愛於其間也。撓挑無極。無所不任也。忘其生。則無不忘矣。故能隨變任化。無所窮竟。相視而笑。莫逆於心者。蓋寄明至親。而無愛念之近情也。陸云。相與於無相與。言無心也。相爲於無相爲。言無爲也。登天遊霧。撓挑無極。言行無轍迹也。又反覆終始。不知端倪之意。相忘以生。無所終窮。言不知悅生。不知惡死也。此箇學問。同志者少。而三人皆莫逆於心。故

相與定交。鬻齋云。撓挑。踊躍之意。無極。無止也。登天遊霧。遊於物之外也。相忘以生。無所終窮。所謂不忘其所始。不求其所終也。莫然。忽然之意。有間。有頃也。桑戶死未葬。尸猶在牀。孔子使子貢弔而助其事。子貢往而見之。則一人編曲。造歌詞也。一人鼓琴。相和而歌曰。嗟來者。招其魂而語之也。而已反其真。而汝也。謂還造化也。反其真。則無心矣。無爲矣。而我猶爲人。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。猗歎辭。子貢不知達人之意。却以世禮繩之。故二人相視而笑曰。是惡知禮意。夫以死爲反。則以生爲

喪。以死爲真。則以生爲假。可知也。人哭亦哭。方內之迹也。齊死生。忘哀樂。臨尸而歌。方外之志也。夫知禮義者。必遊外以經內。守母以存子。稱情而直往也。若乃矜乎名聲。牽乎形制。則孝不任誠。慈不任實。父子兄弟。懷情相欺。豈禮之大意哉。禮字下加意字。不饒舌。而本旨已顯。禮字絕方。意字絕圓。不說破。而付之一笑。絕妙也。或以真與人爲叶韻。未知作詩之大法者也。絕倒。絕倒。夫理有至極。內外相冥。未有極遊外之致。而不冥於內者也。未有能冥于內。而不遊于外者也。故聖人常遊外以弘

內。無心以順有。故雖終日揮形。而神氣無變。俯仰萬機。而淡然自若。夫見形而不及神者。天下之常累也。是故觀其與群物並行。則莫能謂之遺物。而離人矣。觀其體化而應物。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。豈直謂聖人不然哉。乃必謂至理之無此。是故莊子將明流紛之所宗。以釋天下之可悟。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。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。故超聖人之內迹。而竒方外于數子。宜忘其所竒。以尋述作之大意。則知夫遊外弘內之道。坦然自明。而莊子之書。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。肅齋嘗云。嗟來桑

戶乎。四句。便是忽聽上方詩意也。按普燈錄曰。慶元府蓬來圓禪師。不知何許人。住山三十年。足不越閫。道俗仰之。有偈曰。新縫紙被烘來暖。一覺安眠到五更。聞得上方鐘鼓動。又添一日在浮生。與原壤耷首之歌。並同一軌轍也。子貢以告孔子曰。彼何人耶。行不由禮。是無脩行也。臨尸而歌。顏色不變。無以命之。孔子曰。彼遊方外者也。丘遊方內者也。外內不相及。而丘使汝徃弔之。丘則陋矣。言彼與我意趣不同。彼直與造物者爲徒。而遊於混芒一氣之中。以生爲寄。故有附贅縣疣之譬。死則

大患乃解。乃如決疣潰癰。乃稱大快。既有此等意見。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。且此身幻妄虛假。故曰假於異物。託於同體。夫死生先後之所在。乃軀殼也。故假於異物。以成此幻身。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。乃同體也。故託於同體。已知形皆異物也。肝膽耳目。遺忘而無跡。則又知死生亦總同體也。故反覆終始。不知端倪。端倪者。言其所由始也。不知其所始。則無知其所終。茫然無知。無覺貌。塵垢之外。形骸之外也。謂方之外也。身世拋之於度外也。無爲之業。乃相與於無相與。相爲於無相爲也。彷彿

徨逍遙者。優遊自適。而無繫累之貌。彼已如此。又惡能憤憤然。爲世俗之禮。以觀衆人之耳目哉。憤憤。心亂意不安貌。以世禮觀衆人者。其心意常憤憤也。觀示也。使人見聞之意也。三百二十言。

子貢曰。然則夫子何方之依。曰丘天之戮民也。雖然。吾與汝共之。子貢曰。敢問其方。孔子曰。魚相造乎水。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。穿池而養給。相造乎道者。無事而生定。故曰魚相忘乎江湖。人相忘乎道術。子貢曰。敢問畸人。曰畸人者。畸於人而侔於天。故曰天之小人。人之君子。人之君子。天之小人也。

子貢已聞方外之旨。領之。再討夫子何方之依。孔子曰。吾遊方之內者也。不解桎梏。不解帝縣。自天觀之。則殆同刑人。故曰丘天之戮民也。戮民二字。直指孔子之心事。言其不解天刑也。非蒙叟不能言之也。如孔子。則體性抱神。以遊世俗。安有所依。以累其心哉。但示方內之行。以垂教於萬世者也。是以遊方內而不必美。方外。安天刑而不必解。桎梏。吾與汝共遊于斯矣。子貢因問所以遊之。孔子曰。魚以水生育。人以道成德。故相造乎水者。雖小水必養給。相造乎道者。鼠肝蟲臂。無適而非道也。

唯無事則心自定。心已定。則方內方外。無入而不無事也。豈更用解桎梏。解帝縣哉。大哉定心。入水不濡。入火不熱。乘雲氣。御飛龍。死生無變於己等。惟以一定心。受用之。而有餘矣。不亦奇乎。是無事而生定。則相與相忘乎道術者也。如夫子。極盡內外。而俯就方內。自爲天之戮民。以遊世俗。不亦偉乎。是天與人交相濟。而道自在其中。學者當致其意也。若夫畸人則唯遊方外。而不能遊方內。侔於天。而畸於人。故名曰畸人。若唯美方內。而遠惡方外者。則偏士一曲之民而已。何以能知天之所爲。

知人之所爲哉。此條非貫却方內方外。而大觀宇宙者。則不能解得分明。學者其勉之。按畸字典。居宜切音羈。說文殘田也。正字通。井田爲正。零田不可井者。爲畸。地勢多邪曲。井田取正方。則田必有畸零。畫井者。必計零以足其數。又凡數之零餘者。皆曰畸。又集韻。渠羈切音奇。異也。百十六言。

顏回問仲尼曰。孟孫才。其母死。哭泣無涕。中心不感。居喪不哀。無是三者。以善喪。蓋魯國。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。回一怪之。仲尼曰。夫孟孫氏盡之矣。進於知矣。惟簡之而不得。夫已有所簡矣。孟孫氏不知

所以生。不知所以死。不知就先。不知就後。若化爲物。以待其所不知之化乎。且方將化。惡知不化哉。方將不化。惡知己化哉。吾特與汝。其夢未始覺者邪。且彼有駭形。而無損心。有旦宅。而無情死。孟孫氏特覺。人哭亦哭。是自其所以乃。且也相與吾之耳矣。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。且汝夢爲鳥。而厲乎天。夢爲魚。而沒於淵。不識今之言者。其覺者乎。其夢者乎。造適不及笑。獻笑不及排。安排而去化。乃入於寥天一。

承上文是惡知禮意。并方內方外等而言。以善喪蓋魯國。遊方內而盡禮者也。哭泣無涕。中心不感。

居喪不哀。此亦遊方外。而不爲世俗所拘累者也。能盡內外。此知天之所爲與人之所爲者也。犯人形。則不能無哭泣。居喪之禮也。明其天。則自無涕感哀矣。自方內觀之。則似無其實也。故顏回怪而問之。仲尼曰。孟孫氏盡之矣。進於知矣。此與庖丁之進乎技矣之語勢同。自知而進於道也。夫大道以未始有始爲本體。貫串一切名相。而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也。彼遊方之外者。以死爲反真。臨尸而歌。此以生爲附贅縣疣故也。遊方之內者。弔生喪死。哭泣哀戚。以爲行禮盡道故也。今孟孫氏兩

盡之。此知之所以進乎道也。居喪哭泣與人同。而不爲哀戚所累者。與人異也。此芟煩蕪就簡約故也。凡事有不得已者。夫惟簡之而行。其不可簡之事耳。夫已有所簡矣。其不可簡者。哭泣居喪之禮也。所簡者。無涕不感不哀也。此內外俱盡。天人相濟。死生兩得其所也。此所以以善喪蓋魯國也。此居父母之喪。所不得簡如此也。推其所以然。則孟孫氏不知所以生。不知所以死。死生惟軀殼之有無去來而已。不知就先。不知就後。此在生而不預計死。在死而不悔其生。若化爲物。唯一信造物之

所化而不擇其形。今其母化而死。已未化而生。惟隨順其化耳。其化也。未可知。其未化也。亦未可知。此所以不知就先。不知就後也。是亦所以不知所_上以生。不知所_下以死也。然則其化所不知也。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。且不待其所不知之化也。蓋方將化。則其後之不化。不可知也。方將不化。則其先之已化。不可知也。汝之怪之。吾之不怪之。俱是夢之未覺者乎。此條以孟孫氏盡上文三子與子貢之義。彼三子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。而以生爲喪。以死爲反真。則未爲不知所_下以生。所以死也_上。

羨反真。而歎我猶爲人。則未免就先與就後也。孟孫氏一切簡之。而唯行不得簡者耳。生無所喪。死無所反。死而不羨。生而不歎。唯若化爲物耳。且孟孫氏有駭形。而無損心。有旦宅。而無情死。此犯人之形。故不得無居喪有服也。不知所以生。則實不知死。故無情死。情實也。無情死。則無損心。有駭形。則有且宅也。旦者。前文所謂有夜旦之常之旦。而死生猶晝夜也。宅者。猶住處也。暫寄身之所也。孟孫氏如此。其夢特覺者也。唯其不得簡處。人哭亦哭耳。故曰是自其所以乃也。乃字。猶言如此也。汝

與吾所以論孟孫氏。彼曾不知吾與汝之意。其所論唯吾與汝之意。而未知當孟孫氏之心事行實否。故曰且也。相與吾之耳。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。唯以吾意論彼而已。吾所論亦未可知。實符孟孫氏之事乎。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。則鳥而非汝。爲魚而沒於淵。亦方其夢。則魚而非汝也。覺而後知其爲魚鳥而已。今吾與汝所言者。其夢覺而後言者乎。未覺而言者乎。此亦俱不知也。造詣也。適適意也。忽詣適意之境。則自有真樂。不及笑。而其意適而其樂矣。其樂不待笑。而自適也。又遇可笑之

事。而獻其笑者。不覺發其笑。而不及排也。排布置也。又推排也。此言其天真自發露。而不能容一點擬議於其間也。布置而笑。推排而笑。皆非其天。肩之類也。雖然發其笑之時。不爲推排布置。而其笑之大小。自有如推排布置者。此其天真之推排布置。而未嘗有大小齟齬者也。且如其化與不化。則皆心意之量察而已。故安其天真自然之推排布置。而去化不化之量察。則實寥廓虛曠。無復從前之紛冗。乃是入於寥天一也。是所謂大宗師者是也。以大道根宗爲師之謂也。仲尼使顏子入此

地位以體此道者如此。二百三十七言。

意而子見許由。許由曰：堯何以資汝？意而子曰：堯謂我。汝必躬服仁義，而明言是非。許由曰：而奚來爲？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，而剿汝以是非矣。汝將何以遊乎？遙蕩恣睢，轉徙之塗乎？意而子曰：雖然，吾願遊於其藩。許由曰：不然。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，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。意而子曰：夫無莊之失其美，據梁之失其力，黃帝之亡其知，皆在鑪錘之間耳。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，而補我剿，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？許由曰：噫，未可知也。我爲汝言。

其大畧。吾師乎。吾師乎。整萬物而不爲義，澤及萬世而不爲仁，長於上古而不爲老，覆載天地，刻雕衆形，而不爲巧。此所遊已。

此文似仲尼說顏子，以此問答。何者？後文突然有顏回曰：回益矣之語。猶齊物論齧缺王倪問答之中間，挾入瞿鵲長梧之問答也。讀者察諸或曰：意而本燕名，因胤字音轉，作意兒。資汝資猶益也。言何以教汝也。躬服仁義，而明言是非，此方內之言行也。許由曰：汝來而何爲也？軼助語。夫堯既已黜剿汝了，雖來無益。何以遊于逍遙自在之境乎？所

謂先入爲主。痼疾不藥者也。遙蕩猶搖蕩也。無繫累也。恣睢縱橫也。轉徙變動也。乃彷徨逍遙之意。意而子曰。既雖被剗黥。吾願遊其藩裏。西仲以爲遊外籬。外字無謂。許由猶不許曰。汝既受傷。猶盲瞽之欲見。聞眉目與輔。必不能遊其中。意而子曰。夫無莊之失其美。據梁之失其力。黃帝之亡其知。皆在鑪錘之間耳。意而子此語。可謂足以使久憤發矣。無莊古美人。自美而累於美。據梁勇力士。恃力而累於力。黃帝神知之君。齋心服形。復乎無知。失美失力亡知。皆在陶鑄琢磨耳。鑪所以鎔鑄

錘所以鍛鍊。言其本質猶且可變化也。况吾中途受傷者乎。且夫造物者。欲息我黥。補我剗。歸我於成全。乘其成全。以使我隨先生而遊其塗也。未可和也。許由曰。噫。未可知也。然則爲汝言其大略。其精細。非言語之所及也。吾師乎。吾師乎。是乃大宗師也。鑿萬物而不爲義。以鑿爲鑿粉。與不爲義之語不合。或曰。鑿字。宜作調治講。或作鑿粉。何義之有。此說似優。鑿與整同。則作調治大然。此齊整萬物。而不以爲義也。澤及萬世。而不爲仁。大宗師之德澤。宇宙之間。肖翹之蟲。無不被其仁者。而不以

爲仁。其在太極之先。至萬世之後。其長不可測知。而不以爲老。此物生天生地。化成萬物。故曰覆載天地。刻雕衆形。而不以爲巧。其謂遊乎遙蕩恣睢。轉徙之塗者。乃此也。故曰此所遊已。與前有情有信之條。其意粗同。可併觀也。此美仁義而拘是非。以爲得者。決不能解此意旨也。若欲解其旨。則當須息黜補劓。而參大宗師也。二百二十八言。

顏回曰。回益矣。仲尼曰。何謂也。曰回忘仁義矣。曰可矣。猶未也。它日復見曰。回益矣。曰何謂也。曰回忘禮樂矣。曰可矣。猶未也。它日復見曰。回益矣。曰何謂也。

曰回坐忘矣。仲尼蹙然曰。何謂坐忘。顏回曰。墮肢體。黜聰明。離形去知。同於大通。此謂坐忘。仲尼曰。同則無好也。化則無常也。而果其賢乎。丘也請從而後也。顏子問孟孫氏之行履。而聞內外相濟。天人同盡之旨。又聞入於寥天一之旨。又聞意而子許由之問答。果能自省反觀。得入於自得之場。因終歸於坐忘。而其道成熟矣。亦在夫子鑪錘之間耳。曰回益矣。忘仁義矣。夫仁義者。對物而發見之用。而非本體也。忘仁義。則其真體稍可庶幾也。忘禮樂矣。比之仁義。則心之和。心之敬。漸內而其用猶發見。

於枝體也。仲尼兩未許。故曰可矣。猶未也。他日復見曰。回坐忘矣。或曰仁義主於及物。忘之猶易。禮樂切於治身。忘之少難。至於坐忘。則不復覺其有身矣。無所不忘也。仲尼蹙然曰。何謂坐忘。顏子曰。墮肢體。黜聰明。顏子心齋之時。既徵未始有回。而知道之集虛。至此而再認得坐忘矣。坐忘與心齋。同是超越於軀殼與心知。而與真合體矣。然則四體四肢既墮。聰明亦黜了。此乃離形去知之徵也。離形去知。則與大虛廓落均也。大通亦不外於斯。是謂之坐忘矣。雖然坐忘與心齋。雖同虛廓。而有

內外之別。故於心齋也。有徇耳目之內通。而外於心知之語。徇耳目。則未黜聰明。墮肢體。至於坐忘。則離形去知。故聰明自黜。枝體自墮。而與彼造物者為脗合。故曰同於大通。此至究竟之地位者也。仲尼之蹙然。為是也。蹙然驚駭貌。仲尼又曰。同於大通。則無好也。無好則無惡。無好惡。則虛明而變化無極也。故曰化則無常也。坐忘之義。其旨深矣哉。仲尼美之曰。而果賢乎。丘也請從而後也。是自謙以進顏子也。夫子果從顏子之後者耶。顏子果賢於夫子者耶。百二十言。

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。子輿曰：子桑殆病矣。裹飯而往食之。至子桑之門，則若歌若哭。鼓琴曰：父邪？母邪？天乎？人乎？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。子輿入曰：子之歌詩，何故若是？曰：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。父母豈欲吾貧哉？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天地豈私貧我哉？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。然而至此極者，命也夫。

子輿子桑爲友。一人是子祀，子來，子犁之友。一人是孟子，反子琴張之友。子桑已死，又舉此者，未詳其義，或寓言，而不關其人之有無邪？蓋子桑貧甚。

霖雨及十日，則無出求食之由。故子輿察子桑之病，裹飯而往食之也。至其門，則子桑鼓琴若歌若哭。其曲曰：父邪？母邪？天乎？人乎？有不任其聲者，此歌而不能成聲，數舉其詩者，其聲促，故反覆歌之也。子輿入曰：歌詩何故若是？子桑曰：吾思夫使我至如此之極貧者而弗得也。故作詩以寄情也。吾父母豈欲吾貧哉？天地亦無私覆載，則私使我貧哉？父母天地，既不欲使我貧，則其爲之者在何處？吾求之而弗得也。然而至此極者，命也夫。凡人之得禍福也，求其致之之由，而有致者，則皆自招而

得之者也。此則其知之所知也。求其所以致之而不可得。則禍福皆其知之所不知也。其知之所知及人之所爲。而在己當盡之分也。其知之所不知乃天之所爲。命之所行。而受之不可以疑者也。此首章所謂知人之所爲者。以其知之所知。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者。是也。知天之所爲。而不以私意參之。知人之所爲。而盡己以任命。是以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。而致非己之所與知者。名之曰命。呂吉甫云。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。以爲如孔子。體性抱神。以遊世俗。而後爲至也。然恐學

者以子桑之徒。爲不及孟孫氏。子輿之徒。爲不及子桑。於是復合而論之。其言則皆至於命。而安之之辭。諸子之迹。雖不同。以道爲大宗師。而至於命則一也。呂說子輿子桑之所以爲友。此亦一說也。百二十三言。

大宗師通計二千九百八十八言。內除錯簡百一言。則二千八百八十七言也。以極天人之道。發內外之蘊。性命根宗。發揮無遺。更有七能九聞之次序。使學者不差其路頭。有天地以來。未見如此說得微密詳明也。至矣。盡矣。

獨見曰。大宗師是以大道爲師。舊說渾指大宗師爲道。故不明而多生異說。入手以知天知人立局。而帶真人真知句作紐。是脩至德而至道凝者。登假於道。至不以心捐道。乃一線工夫。以下襯貼點點。層層跌出。正是層層翻進。正贊。反贊。分贊。合贊。借贊。陪贊。明贊。暗贊。潛發不窮。面面各異贊。真人所以贊道。贊道即勸人爲真人。此其環結之微意。南伯子葵一段。是知人之所爲者。子祀子輿一段。是知天之所爲者。子桑戶一段。是知人而達于天者。孟孫才一段。是知天而渾于天者。意而子一段。

是虧于天。而補以人者。顏回一段。是階于人。而入于天者。子輿與子桑友一段。是知人知天之盡。而爲真知者。脉絡本來井井。第以離合控縱出沒奇幻。使讀者迷于常徑。獨見之說。雖似明白。南伯子葵以下。每段以天人互換立說。唯鼓舞筆頭而已。非知蒙叟之真面目者也。

門人

寺西積善校并書

西野侑助彫刻

解莊卷之七終

西裡外根風候

門人 李西餘善於書

六面目香

天入正格立端如飛筆頭而巧

常點圓長多端雖如眼白而前

本來非并讀如聯合整態出於

千桑末一則景映入映天之盡

八入書贈而一題吳都千人而



